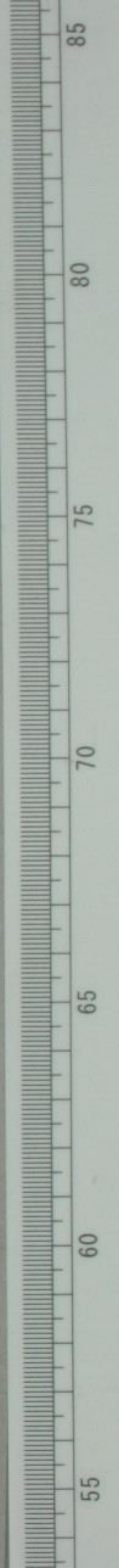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77



文庫 11
D 292
77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知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覲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驥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



010190562455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爲戶部判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中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圯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鬪諸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傳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特鎮魏深趙磁沼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爲

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
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
書除集賢院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
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
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爲
三司戶部判官詢自以爲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
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遊手擊賊
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傳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
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帝欲命知
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

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
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爲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晔
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
州爲陝西轉運使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
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
改直昭文館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內銓
爲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仁宗
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
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

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王代之季生齒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旣而呂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鄆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父母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爲官其兄元吉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爲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踰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戶部使陳恕奏爲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爲京東轉運副使遷轉運使按部至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切責之徙滑州爲京西轉運

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爲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頌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爲從事向敏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宮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未報及寇城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爲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內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

不行卒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
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
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
才盛等復起爲盜瑊設方略擒送京師徙開封推官會
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
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
諭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爲高州官
族未幾溪南蠻復內寇瑊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芳
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

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稅以
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
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爲開封府
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
夷爾功已試其爲朕鎮撫之命爲梓州路轉運使晏州
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燒掠并監殺官吏瑊趨富順監
命部兵多張旗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
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
悅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
爲誓門橫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劔謂

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卽刺牲血和酒而飲
臧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
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帝遣內
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臧奏夷人嘗於二年
春燒涪井監殺吏民旣赦貸其罪復來寇邊聲言朝廷
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涂窮戎瀘資榮富順監
諸夷競起爲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芬子弟合六
千三百人緣涪井溪轉鬪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來
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臧命懷
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
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
格戰臧乘其後大破之斗衆萬餘器不能軍溺死者衆
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爲寧遠指
揮使守涪井監更建砦柵濬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
召爲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爲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
決澶淵臧視役河上隄墊數里衆皆奔潰而臧獨留自
若涇臯水爲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
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
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
爲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

益州仁宗卽位遷給事中瑊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
瑊有吏幹母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
復右諫議大夫會河決徙知滑州總領脩河旣而以歲
飢罷役瑊言病民者特捷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
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
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
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
訪以利害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
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
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始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
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柰何毆致死邪瑊
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
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性頗
踈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
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
安丘縣三司辟爲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爲本寺檢法
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亮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
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爲開封府判官使契丹還

爲兩浙轉運副使禾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
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
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
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
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特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
有詔析戶版爲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
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爲已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
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
遷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闈後爲守者其政不便

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
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
史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
審官院卒日嚴初爲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
頗爲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
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適勁與里中富
人楊士元同學旣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遺行簡謝
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陵州富民
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爲文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

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祕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
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
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
倉粟救乏絕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
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
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久之拜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
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頰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
選會詔兄弟毋並舉頔卽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
自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
遷殿中丞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
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頰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
然後書旣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
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人爲監察御
史頰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徙知長洲縣天禧初增
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頰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
陳亮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爲三司
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瑤殺從子溫裕并其財遣往按治
士瑤伏誅又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

倚后家受賕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
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頻雅善丁謂
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
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賊民官田歲輸租稅而已至
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爲不可徙知
潭州改廣西轉運使適宜州守貪暴不法旣罷去反訟
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爲祕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
州復入爲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
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
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飭棺又具鼓吹羽葆
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扈其柩以
歸訪官三班奉職卽許也

陳琰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樂城縣主
簿遷大理寺丞監真定府稅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
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婿也怙勢聽獄不以直
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
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毀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
史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琰上疏曰亂
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姦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
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

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異消王氣今禋柴展
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異
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
卒無辜復請不原赦帝然之爲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
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副
使汴紉納糧綱槩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
徒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
工部郎中卒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吳徙青遂爲青人祖成五代
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
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
爲寶父覺見儒林傳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
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
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於道
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閱視所活
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
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提點荆湖刑獄權戶部判官
利州轉運使判戶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
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又止差從官宥
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

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
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祕
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
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獎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別
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祕書丞通
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欵太祖召見
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
卽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峽江中競
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權軍分隸

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
副使卒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
之擢真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
爲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
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爲制置茶鹽
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爲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換鹽
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
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爲行內諸曹郎至是用
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
依前知制誥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

叙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
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穎襄二州
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
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
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
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
防契丹南渡召歸闕復拜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
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
路服勤辭學經明行脩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
爲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
州將行懇求御詩爲餞上爲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
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
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奕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
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
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
焉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
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
塞決河衆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旣
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婦卒不潰除監察御史殿

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
佐除節度宣撫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
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
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
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
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戶部郎中集賢殿脩
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踰年而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
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戶部判官脩起居注遷度支員外
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濶州蒜山漕河
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
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
直學士知杭州卒五代亂亡史冊多漏失向著開皇紀
三十卷撫拾遺事頗有補焉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
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
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
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
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

赴中書試講說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焉
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戶
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同脩起居注康定元年
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
稹一發中走兎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
甚厚旣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擢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風眩卒稹性和易文思敏瞻尤
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貲
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
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郊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
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語在禮志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
府元方爲并州有勤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斬則活
饑氓在江寧則直寬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
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
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貴顯瑛頻坐善丁謂並遭
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
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避之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
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

胸縣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
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胸父老張
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鹽
池吏欺緝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契丹
入寇真宗決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
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
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被賀多所究詰人目
爲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召權三司戶部判官真
補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
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
司庫務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隸三司軍將分
部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
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
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能得施
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
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
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吳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
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戶部
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祿卿入
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

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遷給事中復
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在臨胸時用轉運使李中
庸薦改官中庸沒無子賀爲主葬圖其象歲時祀于家
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覲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爲嘉興縣主簿後以
孫奭薦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覲陳說利害不報擢提點利
州路刑獄召爲三司戶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爲京西轉
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碕麗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
請置場募人夫採取之覲曰聚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

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
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
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爲三司鹽鐵
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戶部爲
鹽鐵副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
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卒子秉常爲梓州路
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
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
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

至抗卽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
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
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叛卒鄂
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逾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
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
於占城還爲度支三司叛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爲梓
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
三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秦中他日之
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
者卻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非所以取利也金山前
後五部落仰此爲衣食一旦失利僂侮不知費直幾馬
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
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
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單恩改少府監卒抗喜藏
書至萬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
善爲詩終殿中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
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
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
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者旣

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
約束禁止之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
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徙江
西知徐州就爲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賑餓殍
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
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
洪州徙兗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
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爲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
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爲度支判官累遷祕書監
知湖州卒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內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
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
使鍾離瑾願補一縣尉捕劇賊以自効瑾壯其請爲奏
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三百餘人嘗與賊鬪流矢中臂不
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
作佐郎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拯荒之策命知安
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旣而浚潁河三十里疏
泄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
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元昊反特遷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

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
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
庫有雜絲數千段旨矯詔賜築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
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
開門率兵擊賊小郤以官軍壁甯傍使民出汲復以渠
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
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葉清臣
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
淹歐陽脩復言其鷲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
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
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祿卿知潞晉二州以老疾權判
西京御史臺尋卒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
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
獄潭州鞫繫囚七人爲強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強
付州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
輸銀三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
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爲江淮西南轉運使持初
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
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

舒湖三州積官光祿卿直祕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祕書
監卒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叅軍
博覽強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
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
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
之

鄭驥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改
祕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僉書衛州判官事
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驥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
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度支判官
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
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慶曆中與魚
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
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爲度支副使河決德
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驥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
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
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
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驥固辭不受願命推功與二
人復爲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
州卒

論曰歷觀數子風跡雖不同其為政愛民謙已利物有
古道焉若旨浚潁河觀罷採金抗論互市起賑窮戢暴
驥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
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宋史卷三百一終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六十一

關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樞密院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吳鼎臣附

呂景初

馬遵附

吳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邈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會致堯知壽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

一

州有詩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歎曰穎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中使就營景靈宮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逮議濬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濬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濬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鬪卽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鬪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

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

首惡杖之

流海上民

乃定仁宗卽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姦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良民以取賕臻購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決事所至有風跡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

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靜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
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掠之植劔於前曰攘一物者斬
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
西用兵科歛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
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
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爭
未央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戡議遂
城之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
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曆八年手詔
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
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
謂唐季及五代疆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
有天下俘兵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羗戎所用甲兵所
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庫府無空
虛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
也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疎關茸者爲偏裨
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卽大敗小戰輒小奔徒
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墮

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齊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
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爲劇今
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
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
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歛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
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關陝費
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
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
餘力矣陛下患承平寢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
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臣以爲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
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擊券服輿臺者亦真班列
歷年旣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
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踰再期
預闈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虛計歲攷之期赴銓
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歎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
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
中第解褐無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
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陛下惠牧守之
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勵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
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

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寢
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蕃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
轉則爲沉抑內重外輕何以求治改絃易轍正在此時
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
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卽升省府提
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
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
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
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
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卽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
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
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
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
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閩外之事俾得
專之無以謗讒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
職之憂乎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罔測獻竒譎空言者
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
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踰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
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
皇未免屈已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

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
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歛然後選將帥擇偏裨
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竒正河朔曠
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
以待之庶幾無患矣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踈闊仁宗
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
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
郎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於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
蛇垂闌楯卽視之乃周詢臨而假寐世傳其異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
判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
三司開拆司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
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彥方獄將駁正
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
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
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
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旣踈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
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
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

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
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黷論以爲今得進見
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
矣請如故便皆弗許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旼安撫
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黷言二人臨事指縱不一
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竊則非靖
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
同脩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
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黷亦反復辨析卒不果
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每用
例論者以爲非便黷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黷言國
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勛者不可勝數
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之意所
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脩省之意擢知
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
注官獨先出黷言召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
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
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黷
當命辭卽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日還中書命
遂寢判吏部流內銓益州推官乘澤父留鄉里死三年

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黷奏劾廢終身福
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遊公卿門黷奏以爲
靈臺郎時詔兩制兩省官唯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
執政羣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黷知許州乃言他
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踈斥疑間如此嘗聞先
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並於政事堂樞密使亦
須聚坐接見以防請託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
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卽時追
寢前詔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
卒致問黷輒答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黷內

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
吳中復等劾黷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任
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
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黷去矣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
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
官院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黷言禮
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
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
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
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

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
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
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高下皆聽避累遷尚書
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瘦死者衆而吏不
任其責黥言吏或怠於視囚饑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
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叙者
皆數外補之黥請叙者須有關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已
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呂誨傅堯
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黥剛復自任赦書下
府罪應釋者反重刑之罷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英
宗卽位遷中書告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刑院爲
羣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黥言太師太傅太
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
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
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黥奏而中
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
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
中丞未幾以呂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黥遂巡引避黥言
嘗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
終與共事誨乃就職時帝初卽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

邱之舊數召對黜言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
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
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黜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
黜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
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
自代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
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黜已被疾䟽言簡宗室逆天時
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
說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
雨水流殺人民旣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
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
尚書禮部侍郎初黜毋陳歸宗繼毋史在堂後迎陳歸
二毋不相善黜能安以事之黜脩潔自喜在朝數言事
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
已以人齒噉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噉以人齒言者
亦以是詆之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
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奇中京
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
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

爲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
羣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
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
災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
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
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
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
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羣陰之害也
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
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
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絕之苗
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
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
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脩撰數上書論事宰相賈
昌朝不悅京嘗屬侍御史吳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
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
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旣至引令孤垣錢徽事言臣爲御
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
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
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贊何郊皆請告歸

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爲朋黨臣初被黜閱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別紙故在臣令男諶亟悉焚毀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錄諶爲郊社齋郎鼎臣棣州人旣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旣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揚懷敏增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今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決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呂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爲殿中侍御史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旣追冊爲皇后又詔立

思景初力爭乃罷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虛竭利源已盡惟有減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啗之猶爲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爲言陛下不卽更者由大臣媮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吳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誠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金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

欲本支盛強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時狄青爲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爲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虛聲爲兵衆所附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則人心不搖國本固矣數請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李仲昌以河事敗內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爲之卽言事無想原不出政府恐隳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爲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爲副使入爲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爲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吳及字幾道通州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是時仁宗春秋旣高無子及因推言闕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効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茲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古人除之重絕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約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黃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官且以

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
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
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濬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
切權罷擅宮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
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書奏帝異其言欲用
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踰月
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
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
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
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

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
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旣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
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
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
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
覷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旣而又言開寶
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
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令弛天絕人理陰累聖
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遂權
罷內臣進養子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

空虛內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
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
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明年曰
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
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
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
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場無
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
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
輕動寡謀輒興堡砦屈野之劔爲國深耻沔絲此坐處

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
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
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
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
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久之還右司諫管勾國
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
羣臣上尊號出後宮私身及非執事人母以御寶白劄
子賜近侍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
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
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內

都知任守忠陵轅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會諫官
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
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藁及與御史沈起
輒增注與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
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卽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爲
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爲工部員
外郎知廬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錄其弟齊爲
大廟齋郎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
法至死下有司議及爭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
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爲撫州判官後
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絕
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吳育舉爲御史奏請罷
內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宮中備儲貳
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
刑獄號爲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
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
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若淹久請易爲三年宰相劉沆
護葬溫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爲非典制數以爭
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

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
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爲置籍次第之召爲
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
勾國子監後宮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閣女御多遷擢師
道上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
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
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
言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爲才
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
矣以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旣高古有定員唐制
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
列者無幾若使諸閣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
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
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
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
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
在焉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
勅復見於今日矣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
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
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盜未

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
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
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
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
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
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
卒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卽言或獨爭或列奏
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
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閹士良升
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
其課業而出絢傲自若此暮絢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
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
繫旣而逸去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
犯延州金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卽發民治城
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
治守備還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
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
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

不才奏之未幾召脩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爲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復脩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內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蘇州未行卒絢踈明樂易少周遊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禩還獻賦大指言宜遠雙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

院爲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脩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
神御服器者旣就繫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
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
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
秦川言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
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立
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立曰部
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
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

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
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
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
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
知侯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
慶曆初爲侍御史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
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闕廟
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
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內侍劉從愿使從愿內濟狡譎竦

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益鈇
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
昱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爲侍御
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
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邈踈爽有治
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遊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
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各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繇
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虛得及之論闈宦
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
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宋史卷三百二終

宋史卷三百二

列傳第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張昱之 魏瓘弟瑛 滕宗諒 劉越附

李昉 趙湘 唐肅 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 子安石 范祥 子育 田京

張昱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昱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

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
知溫州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南路刑獄楊崇勳
知亳州恃恩爲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晷之
廉得寃狀乃出申配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
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
權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
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旣利其
所隔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晷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
卒亦不敢逃還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
號綠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
人分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
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
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
言於晷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卽別給錢糧餘
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
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晷之自魏馳
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卽來當以
軍法從事旣至又以兵自衛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
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况潛殺降兵數百人

晁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虢州
王則反貝州有言晁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
得逸去今乃爲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
詣闕自言嘗爲叔父屯田郎中曇昧免緣坐且言曇以
書屬晁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
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
光祿卿致仕卒晁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
子弟歲時奉祠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關
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綵山關前張
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擾瓘密
以聞詔杖宦者遣之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
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
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
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爲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
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
雷化欽廉高州猶未除瓘爲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
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
還知蔡州潭州爲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
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

鑿東西澳爲水閘以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
江軍判官史沆性險詖嘗爲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
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爲珍貨詔遣
內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踰年復
爲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
吏民憚之內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
獄未上內降釋罪諫官吳奎言法當執奏而瓘日卽奏
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
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
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
塔河塞高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
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義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
士知荆南瓘以爲五溪之險師行烏道諸將貪功生事
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爲上守禦爲下攻
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
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
屈史沆王達以善訟名天下瓘旣廢沆又嘗奏抵達罪
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萬曆二十七年刊

尺史卷三十三

列傳

四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字爲吏強敏名齊于瓘

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強取人粟坐死者甚衆
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
安州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憫其非罪命
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真盜富人犯法
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
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
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
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嘗無罪吏卒監司刻奏召
判刑部仍致仕進衛尉卿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

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
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
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
庭遺燼延熾宮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
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
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
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帝嘗
索其類寘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
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脩政以禳之思患以防
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

奏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
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
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
除宗諒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
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旣贈官又官其一子賜
其家錢十萬宗諒後遷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
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
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吳反除刑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州諸郡震

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
敢謀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爲備會范仲淹
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
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戰沒者於佛寺祭
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仲淹薦以自
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旣授范仲淹韓琦
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
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
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
犒發諸部屬羗又間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

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字智周大名內黃人舉進士爲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戶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田稅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戶者令佐降下考百戶殿三選二百戶停所居官能招攜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

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戶田宜卽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價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卽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爲陝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通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陝爲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三司戶部判官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言秦義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權酷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義等毋得復增權酷之利遂爲江南轉運淮南

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
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京師或輸芻糧
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
鹽府西障口爲斗門洩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
又徙興元府人爲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
河南府徙知宿延亳三州爲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
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
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
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
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
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
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
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白
母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冊趙德明假尚書
禮部員外郎爲官告副使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
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
無鞠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
季冬誕聖之月而夾大辟不廢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
辟弗夾俟孟春臨軒閱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

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爲姦爾
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宮北宅事東封泰山
爲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詞
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
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並
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
後時乃入聖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
寒暑託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
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
悅爲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
曰卿宗姓也故賜卿祀汾陰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
置土訓錄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
正寺歷三司戶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宮管勾留司三司
事爲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
徙河中府爲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遷太常少
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爲集
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
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

調郿縣主簿徙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州終就辟爲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爲羣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別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爲三司戶部判官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爲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爲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爲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諱彥猷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士吳育薦爲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

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况災異之出或彌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絕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爲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勗妹有六子一而寡詢又奏育弟婦父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會詔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爲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爲三司戶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爲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脩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詢少刻勵自脩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悅官妓取以爲妾好畜硯客至

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子垆附王安石爲監察御史
裏行自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爲治晷之辨寃獄配姦
吏權奏還婦女爲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脫械
縱囚審知姦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生立朝
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權
酤興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
多見也然晷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能置對而興謗詢
傳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
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
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
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
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託焉此
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
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
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
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
沒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
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

出宮闈或謀起閹寺或姦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宮以盜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述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跡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黃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

書知管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江淮發運使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旣至發溥姦贓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爲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旣卒詔進其官一等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爲青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柰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瑤陰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姦會士瑤殺兄子溫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鞠問士瑤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仁宗卽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橫捫闔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倜儻數上䟽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寘高第爲臨安縣主簿以_上省著作佐郎爲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爲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

戰不肖子弟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
白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
轉運使歲饑出職田粟賑饑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
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爲三司鹽
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
河東歷三司戶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相州還朝卒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
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
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
而還與奔軍同軍劔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

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
言地有六害今北邊旣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
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
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
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昔李漢超
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
進雖謹重可信立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
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
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
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比捍

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後以疾卒著兵略世頗稱之子安石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陝轉運判官民嘗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謀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救邊民戒嚴旣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脩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與罪我卽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曰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

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
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
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曩弊遂爲後法出
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
年卒年八十一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
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
築劉瑯堡定川砦從之歷知慶涼華三州提舉陝西銀
銅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稍
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

鹽累遷度文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州距秦州三百
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
祥權領州事驟請脩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
族羗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砦官軍戰死者千餘人
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
置解鹽使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
歲減權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孫景郊社齋郎
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爲通
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
帥至禪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

祥因熟羗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爲守禦乃卽古渭爲砦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卹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錄一子未官者子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

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又使河東諭韓絳築羅兀二砦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爲窮僻然猶上戶配夫四百三十四餽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願以訴其實翻令鞠罪願貸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

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乃知韓城縣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場嘗嚴矣一旦約敗兵拏鬪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興金縉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達趙嵩以兵十萬伐交趾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達嵩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閤門不肅出知瀛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脊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克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戶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贊爲陝西經略使奏

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尋爲經略安撫判官守贛旣罷以武略應運籌策勝科及試秘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卽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以竒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悅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曰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竒正法訓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入爲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次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

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
鄆州稅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
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宮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
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爲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
判兗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
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京
能招輯流民爲之給田除稅租凡增戶萬七千特遷工
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強爲人田非其
所樂侵民稅地倣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
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

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
右諫議大夫卒京喜論議然語繁而迂頗通兵戰曆筭
雜家之術爲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
相友善俱以侷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
奏議十卷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噎
啞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
果矣黃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強宗爲衆人所不
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盜竊發
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

也

宋史卷三百三終

宋史卷三百三
列傳
三十一

48-11394

